

LAUREN
OLIVER

爱是一种病

[美]劳伦·奥利弗◎著 周娅书◎译

DELIRIUM

为什么，这疾病这么美丽，即使苦痛，也甘心情愿？
愈禁愈烈的炽爱真情，要怎样奔向那浩瀚的自由天地

撼人心魄的奇想与激情之书 《忽然七日》作者锐意新作

亚马逊网络书店2011年春季特别优选

全球售出13国版权 同名电影剧本由福克斯公司改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爱是一种病

【美】劳伦·奥利弗◎著 周姃书◎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是一种病 / (美) 奥利弗 (Oliver, L.) 著; 周娅书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8
书名原文: Delirium
ISBN 978-7-5404-5020-5

I. ①爱… II. ①奥…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600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1-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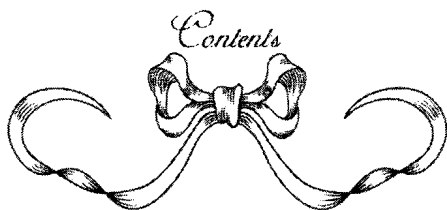
Delirium © 2011 by Lauren Oliver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auren Oliver c/o
Donald Maas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架建议: 外国流行小说

爱是一种病

作 者: [美] 劳伦·奥利弗
译 者: 周娅书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特约编辑: 孙淑慧 马冬冬
版权支持: 李彩萍
装帧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020-5
定 价: 2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第十五章 恋爱狂热症__194
- 第十六章 他们也思念那疼痛__210
- 第十七章 他们撒谎了__218
- 第十八章 进入荒野__232
- 第十九章 疾病正在恶化__249
- 第二十章 平静的绝望__266
- 第二十一章 地窖监狱__279
- 第二十二章 我的母亲__292
- 第二十三章 放弃中有幸福__305
- 第二十四章 爱会拯救你__317
- 第二十五章 谎言的高墙__326
-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希望__338
- 第二十七章 我爱你，他们无法将这带走__345

第一章

爱情会让人发疯

最危险的病症，是那些让我们自己安然无恙的病。

——《安全，健康与幸福手册》，第42条格言

自从总统及其背后的财团将爱情定义为疾病起，已经过了六十四年，而从科学家们改善治疗方法起，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我所有其他的家庭成员都已经接受了这个治疗仪式。我的姐姐蕾切尔，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九年没有生病了。她已经安全地远离爱情很久了，她说她甚至都不记得它的症状。我的日程被安排好了，将在九十五天后迎来治疗，就在九月三日，我生日那天。

许多人都害怕这个仪式。有些人甚至抗拒它。但我并不畏惧。我已经迫不及待。如果可以，我想在明天就完成它，但你至少得等到十八岁，有时候还得再大一点儿，然后那些科学家才会来给你治疗。否则，治疗就有可能进展不顺利：导致脑部受损、偏瘫、失明，甚至

是更糟糕的情况。

我不愿去想到在我四处走动的时候，血液里还流动着那种病。我发誓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它，就在我的血管里，像某种变质的东西，比如馊掉的牛奶。那让我觉得很脏。那让我想起突然大发脾气的孩子们。那让我想起那些生了病的女孩的反抗，她们用指甲在人行道上划来划去，撕扯着头发，嘴里流出口水。

当然那也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在这个治疗之后，我就会永远安全下去，免于这种病症的困扰。人人都那么说，那些科学家，还有我的姐姐和卡罗尔姨妈。经历过这一环节后，我就会和评估程序为我挑选的一个男孩配成对。几年后我们就会结婚。最近我已经开始梦到自己的婚礼。在那些梦里，我戴一顶白色头纱站在那里，头发上插着鲜花。我和某人牵着手，但每当我想转过头去看时，他的脸都会变得模糊，就像相机失焦，而我也看不清他的容貌。但他的手又干又冷，而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稳稳地跳动。在梦里，我知道它会永远以同样的节奏跳动，不会乱蹦也不会跳出来，不会打旋也不会跳得更快点儿，只是这么一直“怦怦怦”下去，直到我死去为止。

安全，并且远离痛苦。

事情并不总是像现在这样好。我们在学校里学到，在那些黑暗的旧时代里，人们意识不到爱情带来的疾病是多么可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把它当做是一件好事，一件值得去庆贺与追求的事。当然这就是它如此危险的原因之一：它会影响你的思维，这样一来你就不能清醒地思考，或是对你自身的幸福做出理智的抉择。（那是第十二号症状，出自《安全，健康与幸福手册》第九章的“恋爱狂热性

第二章

婚姻就是秩序与稳定

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警惕病害：我们的国家、人民，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思想的健康，都取决于恒久不变的警惕。

——《安全，健康与幸福手册》，第12版第7页，“基本卫生措施”

橘子的气味总是让我想起葬礼。在我的评估日早上，就是这股气味弄醒了我。我看了看放在床头柜上的钟。六点了。

光线还是灰色的，穿过卧室房间的阳光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是和玛西娅表姐的孩子们一起用这个房间的。年纪最小的格蕾丝趴在她的单人床上，她已经穿好了衣服，正盯着我看。她手里拿着一只完好的橘子，正试着用她的乳牙咬下去，好像那是个苹果。我的胃翻腾起来，我不得不再次闭上眼睛，以免想起在我母亲去世时我被迫穿上的那件又热又粗糙的衣服，以免想起那阵嘀嘀咕咕的窃窃私语声，还有一只粗糙的大手递给我一只又一只橘子让我咬着，好让我保持安静。

在那个葬礼上我吃了四个橘子，一瓣又一瓣，因此在离开时，我腿上已经积起了一堆橘子皮，然后我开始舔起它们来，那些微微发湿的果皮驱走了眼泪。

我睁开眼睛，格蕾丝靠上前来，那只橘子正放在她摊开的手心里。

“不要，格蕾丝。”我拉开被子站了起来。我的胃像拳头般收紧又张开，“而且你不应该吃皮的，你知道。”

她继续朝我扑闪着那对灰色的大眼睛，一声不吭。我叹了口气，在她身旁坐下来。“这儿。”我说着，给她展示如何用她的指甲剥下果皮，解开那些打成圈的橘皮，然后把它们扔到她腿上，整个过程里我都在屏住呼吸，以免闻到那股味道。她默默地看着我。当我做完后，她双手拿起那只剥好皮的橘子，仿佛那是个水晶球，而她担心会把它弄碎。

我用手肘轻轻推了她一下：“去吧，现在可以吃了。”她只是盯着它，我叹了口气，开始将橘子一瓣一瓣剥开给她。我一边做，一边尽可能轻言细语地说：“你知道，如果你愿意偶尔说点话的话，别人可能会对你更好些。”

她没有作答。倒不是说我真的期待她会说什么。在格蕾丝迄今为止五年零三个月的生命里，我的卡罗尔姨妈从没有听她说过一个字，一个音节都没有过。卡罗尔觉得她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医生还没有检查出来。“她简直哑巴得像块石头。”卡罗尔说的倒是实话。那是在前几天，她看着格蕾丝在手里不断翻转一只明亮的彩色时钟，仿佛那个东西无比美丽又神奇，仿佛期待着它会突然变成别的什么东西。

我站起来朝窗边走去，离开了格蕾丝和她那双目不转睛的大眼睛和细瘦灵活的手指。我为她感到惋惜。

格蕾丝的母亲玛西娅已经去世了。她总是说她一开始就不想要孩子。那是仪式带来的不良趋势之一；在在热性神经衰弱症的表现中，有些人会觉得为人父母是一件令人憎恶的事。谢天谢地，压根不爱孩子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例如母亲或父亲无法正常、忠实、负责任地给予孩子感情，以及最终把孩子溺死，或是坐上他们的气管，或是在他们哭起来时把他们打死，等等。

然而，两个孩子却是评估程序为玛西娅所决定的数字。在当时，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她的家庭在年度总评中赢得了—一个很高的稳定性分数。她的丈夫是一位深受尊敬的科学家。他们住在温特街的一座巨大无比的房子里。玛西娅会认真地准备每一顿饭，并在业余时间里教钢琴课，以便时刻保持忙碌状态。

可是，当玛西娅的丈夫被怀疑是一名爱情同情派时，一切都改变了。玛西娅与孩子们——珍妮与格蕾丝，都不得不搬回去，和玛西娅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卡罗尔姨妈一起住。而无论她们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对她们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格蕾丝当然不会记得这些。如果她对自己的父母还有任何记忆，那我倒要吃惊了。

玛西娅的丈夫在他的审判之前消失了。他做的也许是件好事。那些审判几乎都是用来作秀的。爱情同情派的人差不多都是要被处决的。即便不这样，他们也会被锁进地窖里接连服上三个为期二十五年的徒刑。玛西娅当然知道这点。卡罗尔姨妈认为，就是这个导致了她的心脏在她丈夫消失几个月后停止运转。在接到文件的一天后，当她走在街上时——怦！心脏病发作了。

心脏是很脆弱的东西。因此你必须很小心。

我感觉得出来今天会很热。卧室里已经很热了，我打开窗户想驱散走那阵橘子的气味，外面的空气简直像舌头般黏稠而凝重。我深深吸了口气，吸入那清新的海藻与潮湿木头的气味，听着远处的海鸥—

边不停地盘旋一边发出的叫声，那是从海湾那头那些倾斜的灰白色建筑前传来的。外面有辆汽车的引擎突然一下子发动起来。那声音吓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你在为治疗而紧张吗？”

我转过身去。卡罗尔姨妈正交叠着双手站在门口。

“不。”我说。但我觉得自己在撒谎。

她微笑着，但却是一掠而过的笑。“别担心。你会很好的。洗个澡，然后我会帮你梳头。我们可以在路上再核对一下你的答案。”

“好的。”姨妈还是一直盯着我。我扭了扭身子，将指甲掐进身后的窗台里。我一直很讨厌被这样盯着看。当然我将不得不习惯这样。在测试中，将会有四名评估员凑近，盯着我足足两小时。我要穿上一件轻薄半透明的塑料长外衣，就像你在医院中穿上的那种衣服一样，这样他们就能看到我的身体。

“我要给出七分或八分。”姨妈说着抿起了嘴。这是一记完美的得分，我对此很高兴。“但如果你不打扫卫生的话，就拿不到六分以上。”

高三已经快要结束了。治疗手术就是我要进行的最后一道测试。在过去四个月中，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结业考试——数学、科学、口语和书写、社会学、心理学、摄影（这是选修的特长课）——再过几周我就能拿到成绩了。我很确定自己做得不错，足以进入大学。我一直是一名优等生。大学考官会分析我的优点和缺点，然后分配给我一所大学和一项专业。

评估是最后一步，这样我就能被分到配偶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那些评估员将会发给我一张名单，上面列着四到五个被核准后的相配者。他们中的一个将会在我大学毕业后成为我的丈夫（如果我通过了所有考试的话。有些女孩则是在高中一毕业就进行了配对，并结

了婚)。评估员们将会尽全力为我配好那些在评估中取得相似成绩的人。他们会尽可能地避开任何过大的差异，比如智商、性情、社会背景以及年龄等。当然你也偶尔会听到一些可怕的故事：比如某些案例中，一个可怜的十八岁女孩被配给了一名有钱的八十岁老头。

楼梯发出可怕的呻吟声，格蕾丝的姐姐珍妮出现了。她只有九岁，相对她的年龄来说身高有些过高了，但却十分单薄：身体棱角四现，胸部是凹进去的，就像只翘曲的烤盘。要这么说有些可怕，不过我确实不太喜欢她。她和她母亲一样有着一副干巴巴的刻薄面容。

她在门口和姨妈站到一起盯着我。我只有五英尺三英寸^①高，而令人惊异的是，珍妮只比我现在的身高矮几英寸。在姨妈和表妹面前感到扭捏实在很蠢，不过我的双臂却悄然蹿起一阵滚烫的刺痒。我知道他们都在为我在评估上的表现而担心。如果我嫁得好的话，几年后就会为这个家庭带来额外的钱财。这也许也会让那些私下说闲话的人滚远点，五年过去后，这些闲言碎语似乎还在四处尾随着我们，就像风中卷起的沙沙作响的叶子：同情派，同情派，同情派……

母亲死后，这个词仅仅只比另一个尾随我多年的声音稍微好一点，那是一阵像蛇吐信子般的嘶嘶声，它如波浪般翻滚着身子，留下一条带毒液的痕迹：自杀。这是一个侧面的说法，是那种人们用咬耳朵、嘀咕和咳嗽声传递的词；是那种人们用手掌捂着嘴说出来或是在紧闭的门后喃喃着说的词。它只在我梦里出现，我听到了这个词在怒吼和尖叫。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弯下身子拖出床下的宽口箱，这样姨妈就看不出我在发抖了。

“蕾娜是今天结婚吗？”珍妮问姨妈。她的声音总是让我想起在

① 约合1.6米。——编者注

酷热中单调地嗡嗡作响的蜜蜂。

“别傻了。”姨妈说，但却并没被惹怒，“你知道除非她被治愈，否则是不能结婚的。”

我站直身子，将毛巾抱到胸前。那个词——结婚——让我嘴唇发干。人人都是一出学校就尽快结婚。事情就是这样的。婚姻就是秩序与稳定，是健康社会的标志（看看《安全，健康与幸福手册》第114页，“社会原理”）。但关于婚姻的想法还是让我的心脏急剧地跳动起来，就像玻璃后的一条虫子。当然我还从未触摸过任何一个男孩——未被治愈者之间的异性身体接触是被禁止的。说实话，我也从未和一个男孩说话超过五分钟，除非你把我的表弟、叔叔和安德鲁·马库斯也算进去，安德鲁在廉价超市给我的叔叔帮忙，他总是在掏鼻孔，把掏出来的污物拭在蔬菜罐头的底部。

如果我不能通过结业考试的话——求求你，上帝，求求上帝，请让我通过它们吧——我就会在结束治疗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举行婚礼。那就意味着我将迎来我的新婚之夜。

橘子的气味依然很浓烈，我的胃又抽搐了一下。我将脸埋进毛巾里，吸了一口气，期望自己不要生病。

楼下传来碗碟刀叉的碰撞声。姨妈叹了口气，看了看表。

“我们一小时后就走。”她说，“你最好开始行动起来。”

第三章

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上帝，帮我们将双脚扎根于大地
让我们看向大路
并永远记住那些试图展翅翱翔的
堕落的天使，
却被太阳烤焦，熔化了双翅，
疾速掉回到大海。
上帝，帮我将双脚牢牢扎根于大地
让我将双眼盯住大路
好让我永不绊脚。

——《旧约圣经·诗篇 42》

姨妈坚持要带我走下楼去实验室，那里就和所有的政府办公室一样，所有的楼群都沿着码头连成一片：那是一串亮白色的建筑，闪闪

我不喜欢化妆，我对衣服或是唇彩之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最好的朋友汉娜觉得我简直疯了，但当然她不会。她绝对是个光彩四射的美人——哪怕她只是将自己的金发绑成一个乱七八糟的发髻顶在头上，她看上去还是十分有型。我并不丑，但我也并不漂亮。我什么都是平平。我的眼睛既不是绿色，也不是褐色，而是混合色。我不瘦，但也不胖。你唯一能明确描述我的就是：我很矮。

“如果他们问你——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问起你的表妹们，记得要说你不太认识她们……”

“嗯，嗯。”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天气很热，对于六月来说太热了，热度已经刺入了我的后背和腋下，尽管我一大早就狠狠涂了许多的腋下芳香剂。我们右边是卡斯科海湾，它被匹克斯岛和大钻石岛包围着，两座岛上都有瞭望台。那后面是开阔的海洋，再之后，所有那些衰败的国家与城市都被疾病所毁灭了。

“蕾娜？你还在听我说吗？”卡罗尔将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将我转到她的方向。

“蓝色。”我机械地随着她说，“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或者绿色。”黑色太病态了，红色会显得过于激进，粉色太幼稚，橙色又太奇特。

“那你空闲时喜欢做什么？”

我轻轻松开她紧握的手，“我们早就讨论过这个了。”

“这很重要，蕾娜。也许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我叹了口气。面前那道挡住政府实验室的大门伴随着一阵冰冷的呻吟徐徐打开了。这里已经形成了两列：一边是女孩，而十五英尺开外的第二个入口处是男孩。我又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太阳，试图找到些我认识的人，但海洋仍然让我目眩神迷，我的视野里弥漫着游离的黑点。

“蕾娜？”姨妈催促我。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滔滔不绝地背起那被我们演练了上万次的套话：“我热爱做学校的功课。我对摄影很感兴趣，因为我喜欢它那种捕获并保存短暂瞬间的方式。我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并且去迪尔恩橡树公园参加音乐会。我喜欢跑步，并且连续两年担任全国越野跑的联合队长之一。我在五公里赛跑中保持着学校的纪录。我经常照顾家中的小孩，我很喜欢孩子。”

“你在做鬼脸。”姨妈说。

“我很喜欢孩子。”我重复着，在脸上强挤出一丝微笑。事实是，除了格蕾丝以外，我并不喜欢很多孩子。他们太粘人，又很难对付，还一直吵闹个没完。他们还总是不断地抓东西，拉屎拉尿，把自己弄得湿漉漉的。但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不得不拥有自己的孩子。

“好些了。”卡罗尔说，“继续。”

我说完了。“我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和历史。”然后她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蕾娜！”

我转过身去。汉娜正从她父母的车中钻出来，她的金发四散成一小绺一小绺的，缠绕在脸蛋周围。她那半透明的短外套从一边被晒黑的肩膀上脱落下来。所有正在排队进入实验室的男孩女孩都转过身去看她。汉娜有那种超越众人的力量。

“蕾娜！等等！”汉娜一边继续冲着街这头飞奔而来，一边朝我狂热地挥手。她身后的那辆车开始缓慢地逆行：不断来回，来回地在那条狭窄的车道上打着转，直到它终于转向了相反的方向。汉娜父母的车就像头非洲黑豹般黝黑光亮。有几次我们一起坐那辆车四处兜风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位公主。几乎很少再有人有汽车了，有车而会开车的人就更少了。汽油被严格限量供给，并且极其昂贵。一些中产

阶级人士将车安置在家门前，就像那是座雕塑，冷冰冰的，不再被使用，轮胎也一尘不染，毫发无损。

“嘿，卡罗尔。”汉娜追上了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半开的书包里跳出一本杂志，她弯下身去把它捡了起来。那是一本政府出版物，叫《家与家庭》，对于我挑起的眉毛，她做了个鬼脸以示回应。“妈妈让我带上它的。她说我应该在等待评估时读它。她说那会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汉娜将手指伸进喉咙里，做出堵住嘴的姿势。

“汉娜。”姨妈狠狠地悄声叫道。她声音里的焦虑让我的心脏狂跳不已。卡罗尔几乎从来不发火，哪怕只是一分钟。她将脑袋转向两侧，仿佛以为在这样明亮的清晨的大街上会找到潜伏着的管理员或评估员。

“别担心。他们不会监视我们的。”汉娜将背对向了姨妈，嘴对着我，然后她咧嘴一笑。

我们前面的两列男孩女孩的队伍变得更长了，延伸到了街上，实验室的玻璃前门哗的一声打开，走出来几名拿着纸夹的护士，引领人们走进等候室里。姨妈像只鸟一般迅速地将一只手轻轻放在我的手肘上。

“你最好去排队。”她说。她的声音恢复了正常。我真希望她的冷静也能传到我身上来。“还有，蕾娜？”

“什么？”我感觉不太舒服。实验室看上去那么远，那么白，我几乎都无法站定看它们，我们面前的人行道发着微微的光芒。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些话始终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重复着。太阳就像一盏巨大的聚光灯。

“祝你好运。”姨妈露出一个百万分之一秒那么短的微笑。

“谢谢。”我有些期待卡罗尔能说些别的——比如，我相信你能

做得很棒，或是，尽量别去担心——但她只是站在那儿眨着眼睛，脸色沉静，一如往常那样难以辨认她的神情。

“别担心，提德太太。”汉娜冲我使了个眼色，“我保证她绝不会搞得太砸的，我保证。”

我所有的紧张都消散了。汉娜对这一切都如此放松，她表现得如此若无其事和正常。

汉娜和我一起走向了实验室。汉娜几乎有五英尺九英寸^①高。当我走在她旁边时，我不得不每一步都小跳一下才能跟上她，我使劲全力，就像只鸭子在水里上下扑腾一样。但是今天我不介意。我很高兴她和我在一起。不然我就彻底完了。

“上帝，”当我们走向那两排队伍时，她说，“你姨妈将这档子事看得很严重，对吧？”

“呃，这确实很严重。”我们走到队伍末尾。我看到了几个认识的人：有几个我在学校里大致认识的女孩；还有些男孩子，我看他们在一所叫斯宾塞预备学校的男校后面踢过足球。一个男孩朝我的方向看过来，看到了我在盯着他们。他抬起眉头，我马上垂下了眼睛，脸蛋立刻变得滚烫，胃里翻滚起一阵紧张的波浪。你将在不到三个月后被配对，我对自己说，但那些话却毫无意义，并且显得荒谬可笑，就像我们在孩童时期玩过的一种叫疯狂解放^②的游戏，游戏的结果总是会产生出一堆狗屁不通的陈述句，比如：我想要香蕉做高速游艇。把我的湿鞋放进你滚烫的杯子蛋糕里。

“对，我知道。相信我。我读《安全，健康与幸福手册》的次

① 相当于1.75米。——编者注

② 儿童常玩的一种文字游戏，通常会挑选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任意组合成句子或故事。——译者注